

散文诗页

大暑 大暑

✿ 徐慧根

二十四节气的头顶，都会举着一簇旗语，连接苍穹与九域的精气神儿。

暑热，由小及大。大者，盛极也。小暑之后，大暑必至。“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人间的热烈无可比拟。

此外的谚语还有许多，一句一句都在燃烧着火焰，灼灼的质性是烫手的，除非有足够的胆量，才敢去触摸。

炙烤的面积越来越大，形成了望不到边的外延。

田间的土拨鼠，大口大口地粗喘着畅快，叫喊淋漓尽致，心中的懦弱已无处隐藏。

坦露，呈现，激情，扬厉，奋发……一串词汇共同构筑起美好的旨归。

那么多人走出书斋，摔掉黏附在身体上的范进的酸腐气味，对孔乙己式的“乏乎者也”表示抗拒：他们已完成了一场转变，开始沉陷，进入另一种符号的笼罩。

必须腾出精力，去关注鸟类的欢歌，去欣赏青草分蘖叶芽的每个阶段，去靠近所有摧枯拉朽的传说。

弯下腰，我们用幸福得颤颤的手指，从一点一滴的细碎中，检拾着不胜枚举的愉悦，一次检拾就是一次感动。

此时，我们的胸怀愈加大度，允许季风上演数十倍的癫狂，允许暴雨恣肆地饕餐，我们在旧的失去与新的获得之间，画下了好看的等号。

使万物都保持正心善念，使思绪的任何部位都不发生偏斜。

而后，我们钻进清晨的露珠，衬托着晶莹，向世界炫示奔跑的姿态。

等待。度极必变的精美瞬间……

百花千木都在展开。

展开梦境，展开愿景，展开妖娆，展开茂盛……

天空下，没有半个毫米的阻挠；大地托举着灼热的深情，以最恣肆的方式，对高和远进行描述。

前方宽敞而光明，留在身后的路途，正经受感叹词的环境。

一切实实在在，没有什么纤细瘦弱的。

这样的七月，这样的境况，这样的静与动的转身嬗变。早已准备就绪，所有细节安排得稳妥而又精准，新的出发已拉启了帷幕。

又一个生长的时代，抛却了模糊，远离了蒙昧，真理的光芒一闪一闪地耀眼，照单全收地进入了我们的内心。

那么多生命的果实，真切地向沉甸甸的气息靠拢。过程之中，火焰一直跳荡地燃烧着，烤熟了能穿透肺腑的香味。

偶尔也会有泯灭，那是一些旧事物的宿命，该扬弃的腐旧并不值得为之叹惋。

我们的轮廓是昂扬的，具体的部位写满了兴奋，甚至镌刻着色彩鲜艳的激进符号。

想象完整，不经意之际，也发生意料之外的突破。

时间和空间，装盛于亮丽的修辞格，彻底摆脱了局限性。

有一股惬意的凉风，挤过厚重的暑热缝隙，让红极一时的酷暑打了个冷战……

蝉鸣提高了分贝，下一秒，或将时节煮沸。

这是对生活的激情，也是对一曲颂歌的执着。

有些想法，它们令一些人感到羞愧，简直要躲进角落里深深地汗颜。

意识出现在行动的前端，成为可触可摸的引导，总是值得肯定的，为改变提供了机会与最大的可能性。

静下来，真正地品味一下日月光阴，品味一下周围拥挤的草木被滚烫的滋滋声……

盛极必衰。生命已经提挈着精神，振作地往前行进，行走在这个精准的节点。

尚不算晚啊，要强过“白了头 空悲切”一千倍一万倍。

把喧嚣和浮躁踩在脚下，迎接醍醐灌顶的雷阵雨吧。

必须相信，极端的炎热与极度的寒冷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尘世的大书，早已把这句箴言写在了每一页纸上，并且在岁月的风中哗啦啦轰鸣，洗开无数只耳朵的混沌。

既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对立，就要学会参悟，选择，更应该懂得摒弃与放弃：这是人生在世的又一部哲学。

蝉的声音依旧在缭绕，纵深感越来越强。

这是大暑时节，也是准备迎接秋意訊息的黎明。

布置在天空的教谕，纷纷向下垂落，击中大地上一颗颗敞开的心灵。

大暑，身后有一股力量推动。

金风由远而近……

中原区的灯火

✿ 王占珏

纺织机的轰鸣唤醒晨光

梧桐叶落满1948的霜

建设路标刻着青春方向

西区的灯火把希望点亮

老厂房砖墙斑驳如史书几行

砂轮厂旋转着岁月的铿锵

啊，中原！黄河水哺育的胸膛

商鼎纹路里刻着祖先的凝望

CCD的穹顶升腾新的梦想

四大中心正奏起时代交响

从棉纺路的烟火到产业辉煌

这片土地永远热血沸腾

芝麻街的齿轮镀上月光

文创园里代码吻斜阳

奥体中心流星划过看台

少年的欢呼叫醒了旧时光

二砂的指针拨动科技翅膀

小微园孵化着未来的重量

须水河倒映千年古槐的沧桑

汝河夜市升腾着胡辣汤的香

伊河路书声漫过红砖墙

网格员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安详

看西流潮碧波托起白鸽飞翔

老城新城共写一篇荣光

中——原——呐

工业魂扎深根，科创翅绽新芳

山河作证，吾土无双

华山路长，贾鲁河淌

这里是永远的家邦……

史海钩沉

丰子恺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家羊行养了一只不杀的老羊。当他们在乡下收罗好一群羊，即将装进船里运往上海去屠杀的时候，群羊往往不肯走上船去。这时收羊人便会牵出一头老羊来，老羊向群羊咩叫几声，奋勇地走向岸边，纵身一跃，首先跳入船中。群羊看见老羊上船，便纷纷效仿起来，争先恐后地跳进船去，等到一群羊全部上船后，他们便把老羊牵上岸来，仍旧送回栅栏里。老羊因这点功劳，得以保全自己的性命。这不杀的老羊，原来就是该死的“羊奸”。

由羊奸想到了汉奸。近读史书，感到南宋实在是一个汉奸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让人愤慨莫名的时代。宋高宗赵构偏安一隅，不但不思收复中原，而且重用奸臣秦桧，残忍杀害了岳飞等抗金英雄。与此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培植了许许多多的汉奸和金国走狗。秦桧早已臭名昭著，其卖国行为罄竹难书，在此不必赘言，笔者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兵势如破竹，一路追击宋高宗，迫使宋高宗由海上南逃温州，后又逃往江西等地，惶惶如丧家之犬。而此时宋将韩世忠的水军则部署在江

历史悲剧的推手

✿ 郭法章

阴、镇江一线，金军欲从运河进入长江，必须突破韩世忠的防线。

金兀术的军队，在运河入长江口处遭到韩世忠的截击，韩世忠取胜。此后双方多次交战，互有胜负。镇江城金山上的焦山寺，是扼守运河入江的制高点，韩世忠抢先占领了焦山寺，与金兀术终日大战，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亲自在金山上击鼓助威，金兵仍滞留 在运河中，不得入长江。金兀术甚为恐惧，他向韩世忠提出，如果能放他入江，他将把所掠夺来的财物和名马全部献给他，韩世忠断然拒绝。

为了寻找入江的通路，金兀术误入黄天荡，这是一条没有出路的死水湾。韩世忠将黄天荡的入口扼住，使金军在黄天荡中无法活动，只有死路一条。金兀术得知这是死水湾，无法逃脱，又向韩世忠提出放他一条生路。韩世忠回答说，只有“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有相全”。金兀术在黄天荡中与韩世忠相持了48日，仍未找到出路。这时有一宋朝人向金兀术献计说，在黄天荡与秦淮河之间，有一条废弃河道，如果能把废弃河道挖通了，就可以将船只驶出黄天荡，进入秦淮河，秦淮河经过建康城流入长江，可以渡江北归。金兀术闻此大喜，令所有的士兵都

来挖河，夜以继日，很快掘通了废弃旧河道，金兀术所统率的兵马由此进入建康城。而韩世忠对此事却一无所知，他认为金军必然困死在黄天荡中。

金兀术进入建康城后，其船只可以进入长江。不过金兀术所用的都是小船，而韩世忠使用的是大海船。韩世忠的大船在江北侧游动，金兀术的小船在江南侧行驶，由于船小、低矮，无法与韩世忠的大海船战斗。于是，金兀术公开张榜求助，赏以重金。这时，第二个汉奸便粉墨登场了。此汉奸姓王，福建人，在建康城中开粮米铺。他看到金兀术的赏格很高，便告诉金兀术说，韩世忠船大但有个缺点，没有风就无法活动；金国的小船，在无风的时候也可以摇橹行驶。因此，在小船上放火箭，就可以烧毁韩世忠的大海船。金兀术信以为真，连夜制造火箭，第二天便向韩世忠部大海船发射火箭，使其风帆中箭燃烧。由于当时无风，大海船无法活动，尽被烧毁。韩世忠的大海船上，“人皆全装，马皆铁面皮甲，每船有兵有马，有老少、有粮食、有辎重。无风不能行，火烘日晒，人乱而呼，马惊而嘶，被焚与望江者，不可胜记。远望江中，层层皆火，火船蔽江而下，金人鼓櫓（棹）以轻舟追袭之，金鼓之

灯下漫笔

一场跨越千年的双向奔赴

✿ 常民强

1094年的深秋，当一叶扁舟载着贬谪南来的苏轼抵达惠州码头时，历史在此刻投下意味深长的注脚——这座岭南小城与落魄文豪的相遇，即将在900余年的岁月长河中淬炼出“吾心安处即故乡”的典范。

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59岁的苏轼以“宁远军节度副使”虚衔谪居惠州。彼时中原视岭南为“大法场”（苏轼《与王敏仲书》），他却在此开启人生最温暖的贬居岁月。

惠州的接纳始于官民共举的破格礼遇。先有倾城相迎的百姓。舟泊码头时，父老“相携迎此翁”（苏轼《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以岭南佳酿“万户春”接风。异乡的温暖让诗人恍惚之间“仿佛曾游豈梦中”，更在《寓居合江楼》中写下“欣然鸡犬识新丰”的归属之叹。

接着有冒险庇护的官吏。惠州知州詹范冒险安置“罪臣”苏轼于东江畔的合江楼官驿。这座本应“非谪居者所宜居”（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的楼阁，推窗即见“海山葱茏气佳哉”的画卷，成为苏轼疗愈创伤的精神桃源。宋代《谪官安置法》严禁罪臣居官舍，詹范的善意实为惠州对东坡的第一次制度性“破界”。

当苏轼移居嘉祐寺时，惠州士人又集资修缮破庙，官民接力构筑的接纳链条就此成形。

从“过客”到“归人”的身份转变，体现在苏轼对惠州的全情融入。两年八个月的寓惠生涯中，他完成从受助者到建设者的蜕变。

见当地百姓涉水渡东江，每天都有失足落水的情况发生，“日有溺者”（苏轼《两桥诗引》），苏轼捐出了御赐犀带，还动员弟媳史氏捐黄金，促成首座跨东江浮桥的建造。浮桥竣工时，百姓“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东新桥》），至今桥墩遗迹犹存。

组织疏浚丰湖沼泽，筑堤植柳，使“蓊田尽拓，菱藕丰收”（《惠州西湖志》）。当稻浪取代蚊蠹，“丰湖”终易名“西湖”，惠州“苏堤春晓”成岭南八景之首。

“日啖荔枝三百颗”的旷达背后，是与八旬农夫翟逢亨“及荔枝，公携酒来游”的田垄之乐（《惠州人物志》）。“林婆酒肆”墨迹未干，酒旗已成地标。今东坡祠复原的酒肆中，题诗拓片仍诉说着“年丰米贱，林婆之酒可赊”的温情（《苏轼惠州诗文选注》）。

白鹤峰筑屋时，百姓“运甕舂土以助之”（苏过

声震动天地，世忠败散”。

金兀术烧毁了韩世忠的战船以后，顺利地渡过长江，带着他抢掠来的大量财物北归。金兀术南下江南，虽然没有捉到宋高宗和元佑太后，然而却使宋朝的官兵闻风丧胆，不寒而栗。抗金名将韩世忠败走“麦城”，那两个该死的汉奸“功”不可没。

想想这些汉奸也实在是可恶可恨！为了苟活于世，竟然助纣为虐，心甘情愿地去充当金军的帮凶。南宋时期的汉奸数目是多少，笔者虽未做过精确统计，但一定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由南宋的汉奸不禁想起近代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汉奸，其数目简直大得惊人：近300万的公职人员、170多万伪警察、外加145万的伪军。换句话说，这600多万有文化、有社会关系的中国人，每天都在帮助日本鬼子残害自己的同胞，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错，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但就某种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是人民创造了历史，倒不如说是汉奸改写了历史。汉奸为私利背叛国家，其危害远超过外敌，是历史悲剧的重要推手。如果不是汉奸一次次无耻地出卖，南宋的历史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斜川集》。新居落成宴上，苏轼向乡邻举杯吟诵“邦人劝我，老矣安归”——此间烟火气，终使“天涯倦客”寻得灵魂的归处。

惠州的包容催生苏轼的创作并喷，而这片土地亦因他的笔墨获得永恒。

“不辞长作岭南人”的甜歌之下，是《荔枝叹》中“十里一置飞尘灰”的血泪控诉。从汉唐贡荔直指当朝“争新买宠”之弊，最终升华至“民不饥寒为上瑞”的士大夫宣言。

松风亭下见荆棘中盛放野梅，挥毫“玉雪为骨冰为魂”（《松风亭下梅花》）。侍妾王朝云病逝后，梅花更成其“素衣仙袂”的化身。今孤山梅园三千株红梅，岁岁诠释“玉骨那愁瘴雾”的风骨。

“我作涪鹯君作守，白头相对故依然。”（《浣溪沙·寄罗浮守》）惠州山水助他调和儒释道三家，在《记游松风亭》中顿悟“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终达“此心安处是吾乡”之境（《次韵定慧钦长老》）。

苏东坡北归900多载，惠州对他的守望却从未间断。

惠州白鹤峰建有东坡祠，自南宋即为朝圣地，2018年重建后完整呈现德有邻堂、思无邪斋等原貌。据文旅部数据，东坡祠2023年游客量达66万，跻身全国百强博物馆之列。

自明代延续的腊月十九祭诞，今发展为文人诵诗、百姓献荔的嘉年华。2023年首创“穿越红毯”，青年着宋服吟“一蓑烟雨任平生”。

惠州学院东坡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着明版的《苏文忠公全集》等珍本，2024年举办“白鹤峰迁居927周年学术会”，聚焦《苏轼惠州建筑考》等新成果。

惠州将东坡精神写入城市精神“岭南雄郡·惠民之州”，东坡小学、东坡路、东坡荔枝节等符号遍布街巷，印证着“人铸城市，城市亦铸人”的永恒互动。

惠州予东坡绝境中的尊严，使其完成“致君尧舜”到“惠民为乐”的蜕变；东坡馈赠惠州以不朽文脉，让边陲小城跃升为“岭南名郡”。当侍妾王朝云墓前六如亭刻着“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这些字，当西湖苏堤暮色中响起《定风波》童谣，这场跨越千年的奔赴仍在继续——它昭示：真正的接纳从不是施舍，而是灵魂的相互照亮；最深的羁绊从不在碑石，而在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烟火人间。

水鸭选择孵卵之地，往往把安全性放在首位，那些芦苇一直蔓延到河岸，人能轻易进入的苇子坑，哪怕再茂密，水鸭都不会在那里落户，只有被宽阔水面与岸隔开的地方，才是庇护一家老小的安居之所。

水鸭喜欢安静，岸上观鸟的人稳稳坐着，一动不动，没有什么故意，水鸭便会在离人不远的水面上安然畅游，若是岸边人影晃动，声声喧嚣，脚步纷沓，水鸭立马就会高度警觉起来，稍有风吹草动，一头扎进水中，瞬间没了踪影，一直潜游到自认为安全的水域，才浮出水面，左瞧右看。

秋风拂过河滩，褪去芦苇一袭青衣，换上金黄盛装，头顶芦花，成为嫁娘。

芦苇直溜细长，光泽油亮，质地柔韧，是吾乡编织织箔的好材料。赶在人冬之前，篾匠们挥刀舞篾，砍下芦苇，装上车子，拉到场里，历经晾晒、劈蔑、碾压等多道工序，编成花样繁多的芦苇席，或铺在新人洞房的喜床上，或铺在牛屋简陋的软床上，参与着农家的琐碎生活，见证了村庄的悲欢离合。

芦苇是水生植物，骨子里带着沁凉之气，编出来的苇席轻巧结实，湿润细腻，暑天躺在席上，犹如浮在水面，周身弥漫着草木青气，清心火，去烦躁，是诸多凉席中的上品。

从小到大，在一张张或轻盈或厚实的苇席承载下，我度过了五冬六夏，经历了寒来暑往，以至于许多年后，从苇席上散发出的淋漓水汽和氤氲香气，还时常闯入我的梦境，成为挥之不去的难忘记忆。

被芦苇荡染绿的河流是安然温润的，有苇子坑点缀的河滩是幸福祥和的，我想。

人与自然

芦苇是河流的一袭青衣

✿ 梁永刚

癞蛤蟆和蛇于不顾，出入往返其间，如临寻常之境。有时候，只顾光着脚在里面钻来钻去，疯跑一气，冷不丁感到脚下异样，低头细看，不偏不斜正好踩到一盘蛇上面，惊叫逃遁之余，吓出一身冷汗。不过，惊悚刺激之余，也常有意外收获，偶尔会捡到几个散发着金黄光泽的野甜瓜，或是一窝小巧玲珑的鹌鹑蛋，享用这些吃食，足以让孩子们美上好几天。

河滩上的苇子坑，是各种鸟儿的幸福乐园，那些有名的、没名的鸟，常落在芦苇上鸣唱、歇脚、嬉戏，有的还在芦苇丛里垒窝筑巢，生儿育女。

在老家生活的那些年，我常在苇子坑里见到麻雀、翠鸟、鹌鹑出没。麻雀都是成群的，落下来，黑压压一大片，叽叽喳喳，像是开会。

翠鸟长得秀致，模样好看，也喜欢在芦苇上驻足。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种水鸟叫翠鸟，乡人们都叫它“钓鱼丁儿”，擅长捉鱼，动作敏捷。翠鸟很机灵，总是落在离岸较远的芦苇上，人无法靠近，只能远远观望。

一座村庄，无论大小，只要有一条河流环绕而过，哪怕窄如一线，也是幸运的。

河流对于村庄的存在意义，就像在美丽村姑的一头秀发上，系上一条素雅洁白的纱巾，整个人都跟着温润起来，飘逸许多。

同样，一条河流，不管长短，只要沿途水岸有芦苇相伴，就是美好的，犹如一位面容清秀的窈窕女子，身着一袭青绿的衣衫，为整条河流都增了锦绣之色，添了灵秀之气。

吾乡把芦苇俗称为“苇子”，至于河滩上大片小片的茂密芦苇，则叫作“苇子坑”，就如同农家娃的粗俗小名，喊起来亲切，叫起来顺口。

芦苇亲水，长在湖里，生在塘中，也聚集在低洼潮湿的河滩。潏热的乡村夏日，寻找一方纳凉之地，是乡人们的头等大事。门楼下，桥洞里，浓荫处，是白日纳凉的好去处。到了夜晚，没有了火辣辣的日头，河滩的苇子坑旁，是不可多得的避暑之所，顺河风滋滋溜溜吹着，水一般漫过头脚，一袋烟没有吸完，汗也落了，暑也消了，浑身舒坦，上下轻松。

若是从空中俯瞰，苇子坑绝对是一方隐秘之地，也是神秘之所。走入清幽深邃的苇子坑，挤挤扛扛的茎秆，层层叠叠的枝叶，丝丝缕缕的凉气，奇奇怪怪声响，让你心口莫名生出恐惧不安。吾乡老人讲的瞎话儿鬼故事里，苇子坑往往是配合惊悚主题的特殊场景，与乱坟头、高粱地一样，散发着幽冥之气，弥漫着恐怖氛围。

旧时吾乡，河滩上的苇子坑是女娃禁区，只有泼皮胆大的顽劣男孩，才置里面的